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概况

Diane Larsen-Freeman

Michael H. Long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京)新登字 155 号

京权图字: 01-2000-18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概况/(英)弗里曼(Freeman, D. L.), (英)朗(Long, M. H.)
著;蒋祖康导读.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8
ISBN 7-5600-2010-0

I. 第… II. ①弗… ②朗… ③蒋… III. 外语教学-研究方法-英文
IV. 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8114 号

English edition ©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91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This edition of 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First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It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terri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本书由培生教育集团授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概况

D. L. Freeman and M. H. Long 著

蒋祖康 导读

* * *

责任编辑: 王生滋 刘博然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28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600-2010-0/G·904

定 价: 36.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 应用语言学文库



专家委员会

主 任 王宗炎

副主任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润清	吴一安	李朋义	沈家煊	陆俭明
陈国华	胡文仲	胡壮麟	徐烈炯	桂诗春
顾曰国	戴炜栋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秋芳	方 立	王才仁	王立弟	王克非
王初明	王逢鑫	王嘉龄	史宝辉	宁春岩
田贵森	申 丹	刘世生	朱永生	何兆熊
何自然	张绍杰	张柏然	张德禄	李宇明
李延福	李行德	李筱菊	杨永林	杨信彰
杨惠中	杜学增	汪榕培	邵永真	陈治安
周流溪	林连书	罗选民	姚小平	祝畹瑾
徐盛桓	秦秀白	贾玉新	顾 阳	高 远
高一虹	黄国文	惠 宇	董燕萍	蒋祖康
韩宝成	蓝 纯	潘永棵		

策 划 霍庆文

Preface by Hallida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is to be congratulated on its initiative in making these publications in linguistics available 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linguistics in China.

The books are a representative selection of up-to-date writings on the most important branches of linguistic studies, by scholars who are recognized as leading authorities in their fields.

The availability of such a broad range of materials in linguistics will greatly help individual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build up their own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als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as a disciplin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elping to overcome the divisions into “English linguistics”,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so on which hinder the progress of linguistics as a unified science.

The series is to be highly commended for what it offers to all those wanting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language, whether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or in application to thei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as language teachers. It is being launched at a time when there are increasing opportunities in China for pursuing linguistic studies,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it will succeed in meeting these new requirements.

M. A. K. Halliday
Emeritus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Sydney

王宗炎序

近年来，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际贸易急速发展，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学外语、教外语、用外语的人多了；研究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人多了；开设这方面专业的高校也多了，语言学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多了。就是以此为专业，学习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也不乏其人。为了给从事这个专业的师生提供便利，同时又帮助一般外语教师、涉外工作者以及汉语研究者开阔思路，扩大视野，提高效率，我们献上这套内容崭新而丰富的丛书——英文版《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文库首批推出 54 部外国英文原著，它覆盖了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28 个分支学科。这批书是我们与各地有关专家教授反复研究之后精选出来的。出版这样大规模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丛书，这在我国语言学界和外语教学界是破天荒第一次。

我们这样做，抱着什么希望呢？总的说来，是遵循教育部关于加强一级学科教育的指示，在世纪之交，推出一套书来给中国的外语教育领航，同时也给一般外语工作者和汉语研究者提供信息，拓宽思路。

我们希望这个文库能成为进一步带动外语教学改革和科研的发动机；我们希望它能成为运载当代外国语言学理论、语言研究方法和语言教学方法来到中国的特快列车；我们希望，有了这套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师生就能顺利地进行工作；我们希望，通过读这套书，青年外语教师 and 外语、汉语研究者能迅速把能力提高，把队伍不断扩大。

以上是我们的愿望，可是从广大读者看来，这个文库

是否真的有出台的有必要呢？我们想，只要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客观情况，就知道这套书有填空补缺的作用，是让大家更上一层楼的扶梯。

我们跟许多人一样，认为国内的外语教学和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是成绩斐然的，但是某些不足之处也无庸讳言。

在语言研究方面，有大量工作还等着大家去做。汉语语法研究，过去由于结构主义的启示，已经成绩卓著，可是现在虽则引进了功能主义，还看不出什么出色的成果。语料语言学是新兴学科，在我国刚刚起步，机器翻译从50年代就有人搞，然而其进展至今不能令人满意。

在语言理论方面，我们不时听到一些片面的、所见不全的论调。有人说，1957年前西方根本没有什么理论语言学，其创始者是 Chomsky；也有人说，语言纯属社会文化范畴；还有人说，搞语言研究只有量化方法才是科学方法，定性方法不值得一提。

谈到外语教学，某些看法做法是分明不值得赞许的。有人以为交际教学只管听说，不管读写，也有人以为教精读课就是教阅读，不管口语。在分析课文时老师满堂灌，学生开口不得，是常见的；教听力课时老师只管放录音，对学生不给半点提示点拨，也并非罕有现象。

上述这些缺点，我们早有所知，现在我们更加明白，必须力图改进，再也不能安于现状了。为了改进，我们就得参考国外的先进理论，借鉴国外的有效措施。眼前这个文库，就是我们上下求索的结果。

在编辑这个文库时，我们在两方面下了功夫。

一方面，在选书时，我们求全，求新，求有代表性和前瞻性。我们不偏爱一家之言，也不只收一家外国出版社之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主干学科固然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分支学科可也不忽视。语料语言学、语言统计学是新兴学科，我们收入了专著；句法学、语义学久已有人研

究，我们也找到了有关的最新著作。

另一方面，我们邀请了国内知名的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为各书撰文导读，为读者铺平道路。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专著包罗宏富，初学者读起来可能觉得茫无头绪。为了助他们一臂之力，本文库中每一种书我们都请专家写了一万字左右的导读材料。哪怕书中内容比较陌生，谁只要在读书前看一下导读材料，读书后把材料再看一遍，一定能弄清脉络，掌握要点。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想向爱好泛读的人们提个建议。语言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我们靠语言与他人协作；通过语言继承传统文化，接受外国先进思想和科学知识；利用语言来教育下一代，帮助他们创造美好的未来；语言又反过来表达着我们的个性和我们充当的各种角色。学一点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语言意识，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是有利的。我们不妨把此事作为一个项目，列入自己的日程。持之以恒，必有所获。

王宗炎

中山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导 读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概括地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是为了系统地探讨第二语言习得的本质和习得的过程，其主要目标是：描述学习者如何获得第二语言以及解释为什么学习者能够获得第二语言。

近 40 年间，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些研究理论试图从宏观上全面解释第二语言习得，也有些理论从具体问题着手，解释具体的语言习得现象。然而，更多的研究则是以现有的一种或几种理论为基础，通过科学的实证方法来支持或反驳、修正和完善这些理论。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调查，它们都加深了我们对第二语言习得的了解。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经建立了自己作为独立学科的研究体系，但它的发展历史以及当前的研究与很多其它研究领域密切相关，并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程度上借助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如语言学、神经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认知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教育学、统计学。

Larsen-Freeman 和 Long 的这本《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概论》是对几十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理论和实证调查所作的一次综述性的回顾和讨论。写作本书时，Larsen-Freeman 是美国佛蒙特国际培训学校的高级教师，Long 是夏威夷大学的 ESL 教授，两人都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里有成就、有影响的专家学者。本书的讨论涉及偏误分析、中介语理论、语言习得环境、学习者个人差异、认知理论和语言学理论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应用、课堂学习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等等。作者的综述比较客观，当涉及某种理论时，一般都介绍其核心原则和基本内容以及相关的实证调查结果，包括支持和批驳这一理论的相关研究。本书不仅介绍和评述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还有两章（第二和第三章）对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方法作了扼要和实用的介绍，相信对外语教师和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感兴趣的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而亲自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会很有帮助。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每章之后都安

排了思考题,帮助读者判断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该章的讨论;还列有与该章的内容相关的应用题,使读者有机会应用学到的知识,培养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和着手设计研究方案的能力。另外,每章还附有与本章内容有关的分类书目,为读者进一步了解相关的理论或开展相关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我们在这里拟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些重要理论和研究领域作一些简单的介绍,以帮助读者掌握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基本脉络,更好地了解各章的内容。

一、对比研究、偏误分析和中介语理论

“对比研究”(contrastive analysis)是由 Lado (1957) 提出的,是一种在语音、语法和文化等层次上对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进行严格的、逐一比较的体系,它的理论基础是“语言迁移”(language transfer)。Lado 认为,人们倾向于将一种语言(通常是母语)的语言形式及其意义以及与其相联系的文化迁移到另一种语言(通常是第二语言)的学习中去。语言之间的差异是第二语言习得的障碍和阻力,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学习中最为困难的地方就是第二语言与母语差别最大的地方。根据这一观点,外语教学的关键是预测母语体系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并相应地将教学的重点集中在两种语言的差别上。

“对比研究”体现了“行为主义”(behaviorism)的语言习得观:语言的学习过程就是行为的形成过程,而行为的形成则是人们对外界的刺激不断作出反应的结果。因此,外在的语言学习环境因素(包括学习者已经掌握的母语)是第二语言习得的关键所在。根据这一观点,第二语言习得就是克服母语干扰,形成一套新的语言习惯的过程。到了 60 年代,行为主义的语言习得观受到了心灵主义(mentalism)语言习得观的批评和挑战,其代表人物是 Chomsky。Chomsky 认为行为主义的观点无法解释语言习得中的两个基本事实:1) 儿童能够创造性地使用语言,能够理解和使用以前从未听到过或接触过的语言;2) 即使是在有缺陷的语言环境中,儿童依然可以系统地获得母语。因此,外在因素无法充分解释语言习得,包括第二语言习得。心灵主义对语言习得作出的解释是,人类生来就具有习得语言的认知机制,即: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

tion dev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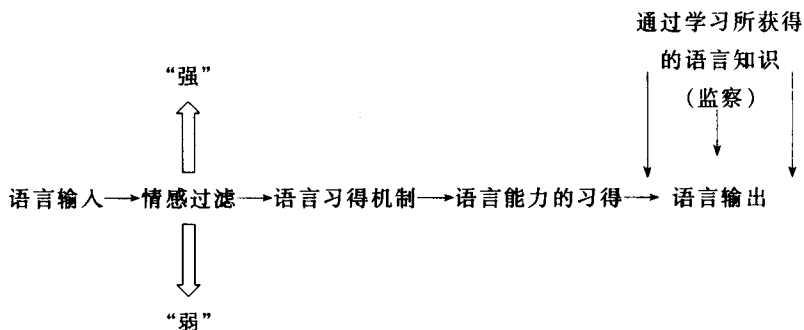
60年代末，Corder提出了“偏误分析”(error analysis)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对比研究”不同，它的着眼点是学习者的语言错误，进而对产生错误的原因开展探讨和研究，并且认为某些偏误可以从“语际”(interlingual)影响的角度加以解释，而另外一些偏误则是由“语内”(intralingual)因素导致的。因此，“对比分析”是行为主义的产物，而“偏误分析”则是认知心理语言学在语言习得研究中的体现。“偏误分析”的贡献之一是改变了不少教师对“语言偏误”的典型看法，即：语言偏误是需要彻底根除的学习障碍。Corder认为，学习者的语言偏误反映了学习者当前所掌握的语言体系，对我们了解学习者的语言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语言偏误”往往是学习者试图对语言体系进行判断的体现，是他们对所接触到的语言材料进行归纳并试图使之规范的体现。从这点上说，学习者的偏误不仅对语言教学研究有启示，而且对心理学和语言学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偏误分析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它仅仅针对学习者出现的偏误，而没有对第二语言习得作出全面、客观的描述。这种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由“中介语理论”给予了弥补。“中介语理论”是美国语言学家 Larry Selinker 在 1972 年提出的，它的研究对象是学习者的“第二语言”而不仅仅是语言错误。Selinker 创造了“中介语”(Interlanguage)一词，用来指第二语言学习者的独立语言体系。中介语是学习者在接触到的目标语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语言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自身的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语言体系既有别于学习者的母语体系也有别于他们所学习的目标语体系，它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具有过渡性，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学习者在逐步增加对目标语了解的过程中，逐渐在大脑中构建了一系列由简单到复杂的中介语语法。

“偏误分析”和“中介语理论”的主要意义之一在于使人们意识到，第二语言习得不是在母语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只有当我们把第二语言习得当作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现象来研究，探讨和分析这一习得过程的内在规律和影响它发展的外部因素，我们才有可能真正了解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

二、监察理论和语言输入假说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 Krashen 提出了“监察理论”, 其核心是五项基本假说: 语言习得与学习假说、监察假说、自然顺序假说、语言输入假说和情感过滤假说。Krashen 认为第二语言习得涉及两种不同的过程: 习得过程和学习过程。“习得”主要指以获取信息或以信息交流为目的的语言习得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关注的是“意义”而不是“语言形式”。与此相反, “学习”是指有意识的语言规则的学习, 在这一过程中, 学习者关注的是语言形式和语法规则。“学习”和“习得”是两种既不相同, 又不能相互沟通或转换的过程。通过“学习”掌握的语言知识无法转化为语言习得系统的知识, 也不能用来在自然交际环境中表达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意义, 而只能发挥“监察”的作用。“监察”是学习者对自己语言输出的质量进行有意识的监督, 它可以发生在语言输出之前、语言输出期间或语言输出之后。自然顺序假说提出, 第二语言规则的习得是以一种可预示的顺序逐步掌握的, 某些规则的掌握往往要先于另一些规则的掌握, 这种顺序具有普遍性。此外, 有迹象表明这种顺序与课堂语言教学的顺序无关。输入假说是“监察理论”的核心内容, Krashen 认为, 学习者是通过对话言输入的理解而逐步习得第二语言的, “可理解的语言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 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所谓“可理解的语言输入”是指语言输入既不能太难, 也不能太容易, 它应当稍微高于学习者目前的语言水平。只有当学习者接触到的语言材料是“可理解的”, 才能对第二语言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最后, Krashen 试图以情感过滤假说来解释为什么学习者的学习速度不同, 他们最终达到的语言水平也参差不齐。按照 Krashen 的观点, 接受可理解的语言输入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学习者差异的存在不仅是由于他们接受的可理解的语言输入的量不同, 还在于不同的情感因素在语言习得过程中产生的影响。不恰当的情感(如学习动力不够、过度焦虑等)会对语言输入产生阻碍, 使其无法进入语言习得机制, 当然也就不能进行语言习得。Krashen 用下图来表示这五项假设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



“监察理论”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它的历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然而,这一理论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几项基本假设上。比如“习得”与“学习”的区分在理论上似乎是可行的,在实际操作中却很困难。我们很难确定某一过程到底是“学习过程”还是“习得过程”,我们也无法确定学习者掌握的知识是来自“学习过程”还是“习得过程”。实际情况很可能是两种过程交织在一起,无法截然分开。Krashen 的自然顺序假说主要是建立在词素习得顺序研究基础上的,而这些研究从有限的语言现象推导出普遍的语言习得顺序,在方法上是站不住脚的。Krashen 提出了自然顺序假说,却又无法解释为什么语言习得会存在这种顺序。他强调“可理解的语言输入”在语言习得中的重要性,强调语言输入不能太难也不能太容易,却又没有准确定义“可理解的”到底是具有什么样特征的语言输入。他试图用“情感过滤”来解释学习者差异,似乎也过于简单化。“情感因素”是如何过滤掉语言输入的?为什么这些因素能过滤掉某些语言输入而放过另外一些输入呢?总之,“监察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的确缺乏科学性,在实践中也很难操作。这一理论试图全面解释第二语言习得,却又处处显得力不从心。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 Krashen 的理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它的积极意义却是不容抹煞的,特别是它强调语言输入的重要性,强调注重意义的语言交流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对第二语言的学习和教学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普遍语法与第二语言习得

80 年代在语言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普遍语法理

论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普遍语法为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的语言习得研究逐渐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成为主流。这类研究一般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审视语言习得，把语言看作是独立于其它知识体系的一种特殊的知识体系。人类获得语言的方式也被看作是不同于人类获得其它知识的方式，它受大脑中语言习得机制的引导和制约。这类研究关注的问题往往是：第二语言习得是否涉及普遍语法？普遍语法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等等。

Chomsky 在 80 年代提出的“原则和参数理论”指出，语言习得机制中的普遍语法是由“原则”（principle）和“参数”（parameter）构成的。“原则”指适用于任何语言的高度抽象的语法构成，某一具体的语言可能并不具有某些原则，但是没有任何语言违反这些原则。“参数”则反映了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差异，参数有二个或二个以上的“值”（value），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体现为不同的参数值。语言中的原则反映人类语言的普遍性，是人类的生理天赋，不必通过学习而存在于大脑中。参数值则与具体语言相联系，不同的语言会有不同的参数值。人类“先天”地了解语言的原则以及与这些原则相联系的参数，然后通过接触和学习特定的语言来确定该语言的参数值，并学习和掌握具体的语言词汇。因此，从本质上说，语言不是靠“学习”获得的，只要语言输入中有足够的“正面证据”（positive evidence），每一个正常的人都能习得母语。人们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是参数场的初始状态。这里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儿童大脑中最初不存在具体的参数值，参数值是通过接触语言后而逐渐确定、逐渐建立起来的；另一种可能性是最初大脑中的参数场是一种缺省（default）状态，即由某种参数值构成。如果儿童接触到的语言材料与缺省状态下的参数值一致，该参数值就被保留下来，否则就逐渐转向新的参数值。

Chomsky 的理论是针对母语习得的，那么这一模型是否也可以用来解释第二语言习得呢？因此，第二语言习得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或者说需要作出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第二语言习得是否涉及普遍语法？对此我们可以作出以下三种假设：1）第二语言习得不涉及普遍语法，第二语言语法的获得可能是依赖人脑中的其它机制。2）第二语言习得直接利用普遍语法，它的习得方式与母语习得方式相同。3）第二语言习得间接利用普遍语法，学习者通过他们已

经掌握的母语知识间接地利用普遍语法，以母语的参数场为起点，逐渐转向第二语言的参数场，语言的普遍原则也是通过母语对他们产生影响的。

如何证实以上的假设呢？普遍语法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们的语言知识是无法单纯地从所接触到的语言材料中获得的，普遍语法是人的大脑中固有的，是天生的。按照这个观点，通过比较语言输入和语言输出，我们就有可能判定学习者获得的语言知识是来自语言输入还是语言习得机制。具体地说，如果学习者了解或掌握某种语言规则，而这种规则却是他无法从接触到的语言输入中获得的，那么这种规则只能来自于学习者大脑中固有的语言习得机制。

这方面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但是一般认为：1) 第二语言学习者具有某种形式的普遍语法知识，但是与本族语者相比不够完整。2) 普遍语法对第二语言习得影响不大，第二语言学习者与普遍语法的联系往往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被逐渐切断。3) 第一语言的参数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影响学习者对第二语言的认识，导致某些迁移性的错误。

虽然以普遍语法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还不够成熟，研究结论分歧也较大，但却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大部分研究者开始意识到，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单纯探讨学习者的因素，探讨学习者的语言习得心理和认知过程是不够的。语言习得研究不能脱离研究的本体即语言本身。普遍语法理论对语言成份和语言结构作出了精确的描述，为我们了解第二语言学习者掌握语言形式的方法与途径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普遍语法的目的是要解释一个有限的语言现象，那就是人脑中固有的、高度抽象的语法知识，这些知识属于“核心语法”；而具体某一种语言中的许多语言现象则属于“边缘语法”范畴，不是普遍语法的研究对象，而往往这些“边缘语法”的内容恰恰是许多学习者和教师所关心的。这一点似乎是它的局限性，其实也是它的长处之一，因为它为界定可操作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一种手段和方法。最重要的是，这种研究途径是语言研究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相结合的一种有意义的探索和实践。

第一章 绪言

本章是一个简单的开场白，主要内容包括：第二语言的地位、为什么要研究第二语言习得以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发展历史和研究范畴。

第二语言的概念可能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宽得多，它可以指在学校里学习的外语或双语学校使用的第二语言，也可以指移民、外籍工作人员或留学生所在国家的语言，以及出于各种职业需要而使用的不同于母语的任何其它语言。因此，第二语言不仅仅涉及教育领域，它也涉及社会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本章只是简略、笼统地提到，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重点经历了从“第二语言教学”到“第二语言学习”的转变。正是这种转变确立了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了解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和了解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是研究第二语言教学的基础，也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核心。为此，近二、三十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的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学习环境的研究（如课堂学习与自然环境中习得第二语言的差异）、学习者因素的研究（如年龄、语言学能、认知方式等）、习得过程的研究（如认知和心理过程的研究，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的研究等）。到了 90 年代，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语言本身与语言习得的关系（如以普遍语法为理论基础和框架的研究），为语言学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结合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第二语言习得涉及方方面面的因素，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语言过程、认知过程、心理过程、生理过程、甚至是社会过程。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确定第二语言习得究竟包含哪些因素，涉及多少变量。也许这正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魅力所在。

第二章 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方法

本章讨论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方法，主要内容涉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收集研究数据的方法和手段以及语言水平的定义和测量。

定性研究强调在自然环境中了解自然发生的现象，一般研究者事先不确定研究的目标和研究的框架，也不对研究背景和研究对象

施加影响或进行人为的操作。在语言习得的研究方面,定性研究一般指忠实地记录在自然环境中的语言学习行为和语言运用行为。定量研究则以确定的研究假设为基础,通过人为控制的实验方法来获取研究数据,然后对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最后证实或推翻研究假设。在语言习得的研究方面,定量研究一般指通过实验的方法研究所确定的一种变量或一组变量与另一种变量或另一组变量之间的关系,如语言教学与语言学习的关系、学习方法与学习结果的关系、学习者因素与学习成果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并不一定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如学习方法的比较或不同母语背景在相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表现等等。作者引用 Reichardt 和 Cook 的表格归纳和总结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具体特征,并且指出,大部分研究往往既具有定性研究的特征也同时具有定量研究的特征,差别在于某项研究可能具有较多的定性研究特征,而另一项研究则具有更多的定量研究特征。对研究者来说,重要的是确定自己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性质,在此基础上确定相应的研究方法。

同时,作者建议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看作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因此,就研究方法而言,各项研究之间的差别只是一种度的差别。如“内省法”最贴近典型的定性研究,其次为“参与性观察”和“非参与性观察”;“实验性研究”最贴近定量研究,其次为“准实验性研究”和“前实验性研究”;“聚焦描述性研究”则兼具两类研究的特征。事实上,在实践中很少有纯粹的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如真正的“实验性研究”必须满足两项条件:1)分别建立“实验组”和“对照组”;2)必须以随机抽样的方式确定“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受试对象。“随机抽样”必须按照严格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多数研究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真正做到“随机抽样”,往往只能采取某种变通的方法。

收集第二语言习得数据的部分目的是为了了解学习者的语言能力。然而,一般我们直接观察到的是学习者的语言运用情况,而语言运用有别于语言能力,因为语言能力具有潜在性,学习者直接表现出来的只能是部分语言能力的体现。因此,作者在本章中不仅介绍了了解学习者运用语言情况的一般方法,也探讨了了解学习者语言能力的手段。另外,我们收集数据往往还是为了了解学习者的个人因素,如学习动力和学习态度等心理和情感因素。研究目的不同,所需数据的性质不同,采用的方法和手段也不同。针对具体的

研究方案选择一种或几种恰当的方法来收集所需的数据才是至关重要的。

在收集数据方面有两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一点是通过不同的手段获得的学习者运用语言的数据与学习者在自然环境下运用语言的实际情况往往差距较大。因此，我们要尽量减少数据收集手段对数据可靠性的影响，使收集数据的环境尽可能地接近自然环境，使数据尽可能忠实地反映学习者的真实语言水平。另一点是，同样的学习者在不同的环境中的语言表现不同，在完成不同语言任务时的语言表现差异也会很大。只有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观察，我们才能较全面和较客观地了解一名学习者的语言能力。以任何一种方法或手段获得的数据都可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为此，我们在比较研究结论时需要了解各项研究获取数据时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在此基础上的比较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

语言习得研究的基础之一是了解或确定研究对象（即学习者）的语言水平。然而，如何给语言水平定义却是一个有争议的课题。有的人认为语言水平是指学习者对目标语的了解，或者说学习者所掌握的目标语知识。但是，更多的人则认为，语言水平是指学习者使用语言的能力，或者说实际的语言交际能力。即使是语言的交际能力，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定义，如 Canale 和 Swain (1980) 认为它由三部分组成：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和策略使用能力；而 Larsen-Freeman (1981) 则认为可以从学习者在五个方面的表现来确定语言交际能力：语言形式、语用/功能、意义、交际形式和策略。对语言能力的测量更是一个难题。举例来说，确定学习者掌握某项语言规则的标准是什么？是学习者语言中第一次出现该项语言规则，还是这项规则的使用必须达到一定的准确性后，我们才能说他已经习得了这项规则？对此作者并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给予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却提醒我们在解释研究结论时要注意研究方法上存在的这种局限性。

第三章 第二语言习得：语言数据的分析方法

本章回顾了自 50 年代以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所经历的几个历史阶段：对比研究、偏误分析、中介语理论、语言使用分析和话语分析。这些不同的阶段体现了不同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反映了对语言